

闽南民居建筑雨埂墙装饰艺术探析

邢鑫,汪晓东

(集美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雨埂墙位于主屋与护厝的屋檐交界处,是为防止雨水溅落至内堂而修建。雨埂墙作为建筑构件的一部分,具有实用与装饰功能,是闽南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雨埂墙的装饰内容和形式有戏曲人物、几何纹与文字、博古杂宝、神明样式、水生动物及亭台楼阁等,均蕴含着先民对现实和理想世界的追求和期盼;以灰塑、彩绘、剪粘为媒介的表现施作手法,体现了闽南地区匠作的多样性;而在匠艺传承、匠艺竞争和匠心营造等方面的营造意蕴则体现了雨埂墙匠技的传承和发展。传统雨埂墙建造装饰与当代营造密切相关,对闽南民居雨埂墙装饰艺术进行探析,可进一步丰富闽南传统建筑研究。

关键词: 闽南民居建筑;雨埂墙;装饰

中图分类号: J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23)05-0455-06

Analysis on decorative art of rain ridge wall of folk buildings in southern Fujian

XING Xin, WANG Xiaodong

(College of Art & Design,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rain ridge wall is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the main house and the eaves of the protective house, and is built to prevent rain from splashing into the inner hall. As a part of the building components, the rain ridge wall has practical and decorative functions, which is a major feature of folk buildings in southern Fujian. The decorative contents and forms of the wall include opera figures, geometric patterns, characters, ancient treasures, gods, aquatic animals and pavilions, etc., all of which contain the ancestors' pursuit and expectations for the reality and ideal world. The expression and application techniques with the media of grey sculpture, color painting and cutting and sticking reflect the diversity of craftsmanship in southern Fujian. The construction implication in the inheritance of craftsmanship, the competition of craftsmanship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raftsmanship reflect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aftsmanship of the wall.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ration of traditional rain ridge wall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Analyzing the decorative art of the rain ridge wall of folk buildings can further enrich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southern Fujian.

Keywords: folk buildings in southern Fujian; rain ridge wall; decoration

雨埂墙是女儿墙的一种,位于民居建筑屋顶周围的矮墙称为女儿墙,在闽南地区称为雨埂墙,做法考究,极富地方特色。现有资料对闽南传统民居雨埂墙的关注较少,部分学者对雨埂墙曾有过初探,如马云撰《福州民居建筑挡水檐装饰艺

术探析》、李建军著《福建庄寨》《福建三明土堡群》、马品鑫撰《闽南沿海地区传统建筑堆剪作研究》等,但多集中于闽西、闽北等地,对闽南地区的雨埂墙关注较少,且大多简述雨埂墙装饰内容及技艺,缺乏深层次挖掘,忽视建筑与装饰文化的

收稿日期:2023-03-15

基金项目:2021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FJ2021B177)

第一作者简介:邢鑫(1999—),男,山西晋中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设计研究。

通信作者:汪晓东(1973—),男,安徽宿松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环境设计研究。

关联性。本文以闽南地区雨埂墙为研究对象,运用建筑史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对雨埂墙的形成、装饰内容形式、表现媒介及营造意蕴等进行解读,多角度探析雨埂墙背后的装饰艺术及特性,以期对闽南民居雨埂墙的修缮保护、技艺传承等提供借鉴参考,进一步丰富闽南传统建筑研究。

一、雨埂墙的形成

雨埂墙又称防溅墙、挡溅墙,民间称挡水檐、鸟仔翅、截水墙等,位于正厅和两侧厢房屋面的交接处,左右两侧各有一堵。^[1]雨埂墙的出现主要是为阻隔雨水溅落至堂屋内,同时也保护木构架不被雨水侵蚀。

闽南建筑中雨埂墙布局呈围合型或半围合型,样式通常做成层层递升式,外轮廓呈现节奏性变化,弥补了建筑外观边缘处存在高差所带来的空间失衡,有效提升建筑构造的整体稳定性。雨埂墙的制作依靠匠人经验,老练的匠人根据民居的承受力度和屋面面积预定造型,并依据实际情况对造型样式进行选取。雨埂墙造型有多层迭涩式、女墙式、书卷式、座钟式及其他样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多层迭涩式雨埂墙

Fig.1 Multi-layer overlapping rain ridge wall

雨埂墙由外轮廓框体、题材内容、底座及自身墙面组成,多近似三角形,装饰时常在墙面四周进行留白处理。雨埂墙外轮廓框体似方形演变,四周角进行切除或添加卷草纹装饰,装饰的繁复增添纵深感并衬托题材内容,使画面整体更为立体化。雨埂墙所在的位置恰好处于视线范围内,同时也位于人们频繁出入的上方,所以在建筑装饰上力求增强美感。闽地人坚信水为财,汇集雨水便是聚集四方之财,雨埂墙的建造使雨水汇聚更

为集中,寄托闽南居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同时,防水收头、增加自身重量压顶的雨埂墙还起到保持建筑整体性、丰富建筑轮廓美感的作用,所以雨埂墙成为建筑装饰的重点部位之一。

二、雨埂墙的装饰内容和形式

雨埂墙装饰内容和形式可分为戏曲人物、几何纹与文字、博古杂宝、神明样式、水生动物、亭台楼阁等,体现了特定时代下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一定的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雨埂墙装饰艺术体现了客观现实和主观精神的统一,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前提下,闽南居民将自身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欣赏融入日常生活中。

(一) 戏曲人物

闽南戏曲包括南音、高甲戏、歌仔戏等民间艺术,作为闽南人喜爱的文化娱乐观赏方式,其对建筑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闽南戏曲中的历史人物、角色人物常被运用到建筑装饰题材和造型形态上。文人作为戏曲装饰题材,体现出极强的博学氛围。“非独士为然,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媼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2]闽地各阶层重教读书,全民成风。《平和县志》记载:“士好读书,尚气节……虽乡村数家聚处,亦各有师。”^[3]如果说文人装饰表达出人们对博学风尚的诉求和向往,那么武将题材则体现了对侠义精神、忠肝义胆的崇拜和追捧。文人题材以文官送印为主,武将题材以关羽、吕布、穆桂英等为代表,常见高官厚禄图、佘太君穆桂英习武图、武将征战图等。文官和武官左右呼应形成对比,传达出安居乐业、万事顺遂的思想,也凸显了闽南人崇文尚武的传统。受戏曲艺术影响,雨埂墙题材内容偏大众化与世俗性,民间生活气息浓厚,如图 2 所示。

(二) 几何纹与文字

几何形是由图样组成的有规律的纹饰,具有形式变化和结构美感。^[4]闽南雨埂墙上也有较多几何纹与文字装饰,常见的几何纹主要有卍字符、回纹、如意纹等,多见于建筑边角处,装饰样式精美。几何纹与文字多集中于面向内堂的一侧,处于视觉和高度最醒目的观测处,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一方天地。具体建造视家庭财力决定,有的精细堆瓦、灰塑、彩绘,装饰讲究,有的则简单砖瓦堆砌、灰塑,装饰简单。现遗留的雨埂墙大多存在破损、残缺等问题,几何纹样式与文字大都被水泥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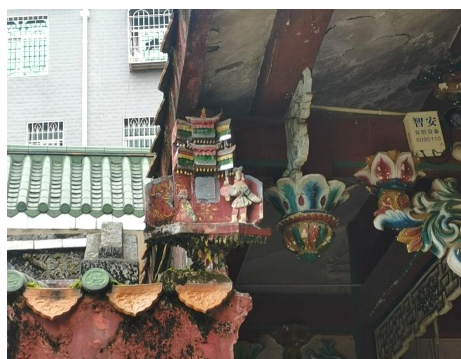


图2 雨埂墙戏曲人物装饰

Fig.2 Rain ridge wall with opera figure decorations

住,无法直观体现。虽然雨埂墙所处的位置占地面积较小,但极致的装饰不可忽略。从制作设计来看,富贵家庭的建筑装饰更多地体现在典雅上,装饰首选书卷纹、博古纹等,普通家庭则以吉祥文化符号为装饰,偏向实用性和功利性。从文字传达的教育意义看,传统礼制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深入人心,与之相应雨埂墙上出现了一系列寓教于乐、琴棋书画、开卷有益等图案主题,配以吉祥语、诗文、俗语等文字进行美化装饰,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起到敦促后辈、勉励族人的作用,饱含美好祝愿和文化寓意。

(三) 博古杂宝

宋朝尚古风气盛行,官方与民间热衷于赏古、藏古、鉴古等活动。官方编撰大量著作,王黼所撰的《宣和博古图》是集中国古器物之大成的传世图录,绘有铜制、玉、石、瓷等样式古器物图录及古器物装饰工艺品构造及纹饰等。《宣和博古图》的流通,使追求雅致、崇尚志趣成为高雅的象征。承宋朝遗风,明清时期将象征雅士的琴棋书画收入博古图并增添果品、花卉等题材。自上而下博古图的盛行,阶层间的流动、交流,使博古图向民间渗透,体现为日常生活中大量博古图被用以装饰,多种器物组合也被布置到生活场景中。民间匠人亦选取博古图元素组合运用于雨埂墙装饰中,并衍生出多样形式。闽地虽远离政治中心,但博古图依旧盛行,尤其是崇尚雅致的图样装饰被广泛运用,以博古题材为主,辅以梅、兰、竹、菊等植物,并在博古图的基础上增添许多日常用具,如宝瓶、鼎炉、几案等,雅俗共赏,讲求“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图录式雨埂墙装饰简洁大方,特定的组合搭配衍生出多种具有吉祥寓意的装饰,如在瓶中插入月季寓意四季平安,古钱币和牡丹结

合寓意十全富贵等。

(四) 神明样式

闽地崇敬神明传统由来已久。《八闽通志》记载:“闽俗好巫尚鬼,祠庙寄间阎山野,在在有之。”^[5] 闽地宫庙的建造数量与神明信仰息息相关,保生大帝、妈祖、清水祖师等信仰人数极广,至今依旧流传。将神明及庙宇搬到雨埂墙建筑上,把神明人物与建筑组合成装饰样式,既是出于祈福的心理,也是对神明的敬意。多种神明并存、多元文化促使闽南雨埂墙装饰极富戏剧性,出现保生大帝和妈祖同列场景,且在样式上形制自由、变化不拘。同时考虑到透视问题,建造时使神明装饰呈前倾姿态,利于观赏。雨埂墙的装饰背景多以闽南建筑样式为主,视觉上前后空间距离拉开,场景式布局将神明置于建筑前方,使装饰更凸显立体性和对比性,神明站立下方还设有底座,整体亭景层叠,画面层次感很强。

(五) 水生动物

先民赋予水生动物丰富的文化内涵,闽南人认为鱼多籽有易繁殖之义,所以雨埂墙上以鱼嘴、整鱼为装饰,祈愿家庭多子多孙、人丁兴旺。闽南对鱼这一物种的喜爱深受历史影响。道光《厦门志》卷十五载:“厦岛田不足耕……近海者耕而兼渔,统计渔倍于农。”^[6] 鱼作为常见的物种极易捕捞,不忘本的闽地人用鱼装饰雨埂墙,通过灰塑、彩绘相结合,使雨埂墙造型富有变化,如漳州云霄南山寺庙、南屏书院等还存有鱼嘴雨埂墙装饰样式。从文化意蕴看,“鱼”与“余”谐音,雨埂墙鱼装饰有富足有余、年年有余、事业有成之意;从实用功能看,雨埂墙的正面设计成伸出的鱼嘴形,可防止雨水沿墙面顺流,对台基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又截断屋面雨水使之流向鱼嘴,再从鱼嘴中飞溅而出,呈吐水奇观,兼具美观性和功能性。因为雨埂墙处于檐底,属于潮湿阴凉处,部分学者认为装饰以神明、水生动物实属大不敬,但笔者认为雨埂墙本身即为阻隔流水之用,建筑装饰是对建筑构件的美化和丰富,不能一概而论。

(六) 亭台楼阁

受外来文化影响,雨埂墙上还存有部分异域风格的亭台楼阁装饰,如攒尖顶的伊斯兰建筑。《闽书》记载穆罕默德派遣门徒来华传教,泉州成为传教地之一,今泉州涂门街的清真寺、泉州东郊传教的陵墓等均为外来文化的见证。鸦片战争后

开通五大通商口岸,通商口岸地区成为传教士的聚集地,开放包容的闽南人对外来文化吸收并加以借鉴融合,促使闽南传统建筑不断发生变化,形成多种异域风格并存的建筑样式。今所见的雨埂墙装饰图案中,融入了部分西方文化元素,印证了清代闽南先民海外经商、求学等经历,体现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兼容。

三、雨埂墙装饰生成的表现媒介

灰塑、彩绘、剪粘,是闽南民居建筑常用的装饰表现手法,也在雨埂墙上有所体现。

(一) 灰塑

灰塑又名灰批、泥塑,以白灰、蛎灰为主要材料,掺入适量麻丝、纸筋等材料,经由重物反复捶打,在捶打时掺兑红糖或用海菜泥增加粘性,趁灰塑未干时涂色使颜料渗入,最终成型后亦画亦塑。匠人根据建筑装饰位置进行灰塑,无程式化模板,现场施作,多以人物故事、花鸟走禽、博古杂宝为主。

灰塑多适用于装饰位置较高处,多采用圆雕式、浮雕式处理手法,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立体感、层次感,满足观赏者多角度欣赏需求。灰塑装饰大多以隐喻的方式阐释教义作用,丰富的故事情节具有教育引导作用。在人物表现上,为避免人物呆板,会将人物形态加以适度夸张,常塑造成圆润饱满的形象,尤以面部表情刻画深入细腻。空间布局上做到对称工整,人物与辅助题材主次分明、细密严谨。现留存的人物服饰装饰多以简洁、干练为主,装饰过多极易脱落,所以武将题材因服饰较为繁杂而较少。灰塑装饰多采用单点构图法,以单元素或多元素组合成新的单元题材,凸显主题,空间上强化主体人物,弱化背景,使灰塑装饰成为框景视觉中心。相较于钱脊位置的剪瓷雕处理手法,雨埂墙灰塑装饰更注重细节处理,浮雕式的题材装饰整体提升空间层次感。笔者在走访时发现,灰塑装饰大多存在破损现象,究其原因,灰塑作为建筑外观装饰,未经烧制成型且多依赖匠人经验施工,硬度不够,加之雨水侵蚀和风化影响,较难完好留存。

(二) 彩绘

雨埂墙彩绘较为显著,起美观和防水作用,一般分为上、中、下三个主题,也有分两个主题或单一主题。题材内容相互形成系列,用凹凸灰塑和

彩绘加以区分,呈现狭长彩绘空间内容分布,彩绘颜色使用基本按照《营造法式》规定实施,或以传统彩绘轨迹使用。^[7]

彩绘是匠人在“彩”和“绘”之间前后施作工序的排列。“彩”即在雨埂墙外表先打底、后搂灰,此做法循环往复直至表面细腻后再涂料,匠作内部常称作“地杖”。“绘”即在地杖完工后进行的描绘上色工序,可充分展示画师技艺。彩绘类型主要有两种:一是对雨埂墙表面平涂描绘,即对物体表面上色并绘制图案装饰,图案样式多以单独出现或成双出现为主;二是在雨埂墙塑造物体上涂色,胚体为主要表现对象,起锦上添花作用,多以附属元素表现。无论平面平涂还是胚体上色,二者都比剪粘工序繁杂且色彩装饰效果突出。雨埂墙彩绘装饰运用工笔画技法,用线勾勒出人物形态,衣着服饰上的线条疏密得当、设色艳丽富有美感,同时穿插使用白描、叠晕、罩染等技法,在画面建筑处理上则使用中国传统界画方式表现。彩绘前景人物设色突出,与白色背景弱化形成对比,使整幅画面精巧艳丽。图录式彩绘是除文字外的记录形式,既作装饰之用,也是精神文化的载体。彩绘使建筑构件呈现全新的面貌,为雨埂墙增添了浓墨色彩的一笔,既体现了彩绘和装饰艺术的统一,也可窥探到民间匠人高超的施作技艺与审美观念。虽然部分现存的雨埂墙彩绘脱落,墙体裸露,装饰内容残缺不全,但不可否认其依旧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三) 剪粘

剪粘又称剪碗、嵌瓷,流行于闽南、广东潮汕及湖南等地,明清时期极为流行。剪粘技术考验的是匠人对剪和粘的熟练度,是民间匠人利用破损或瓷窑淘汰的瓷片作为剪粘材料,使用铁剪、砂轮、木锤等工具将其敲打、拼贴,最后嵌入半干的灰泥上形成的一种艺术品种。^[8]雨埂墙上的剪粘多为花卉、动物等题材,左右对称,装饰成品整体相似,但也包含一定的即兴创作成分。

剪粘是闽南常用的装饰,但与福州剪粘不同的是,闽南剪粘偏大红大绿,瓷片主要选取红色、青色、黄色等,巧妙利用瓷片的弧度拼接,突出立体感,更为简洁豪放、色彩张扬。而福州剪粘在瓷片色泽上则大多清新淡雅、相对朴素,且剪粘手法并不常见,两者形成鲜明对比。集美区大社民居常见带色瓷片,以碗底为花卉中心,花边与花心形

成渐变效果,寓意花开富贵,见图3。剪粘装饰使用立体式嵌入,可以最大限度地突出剪粘装饰的层次感。立体式剪粘对匠人手艺要求极为严苛,一般由经验丰富的匠师完成,匠人预先制作骨架,再制作灰泥底坯,最后按照构思将瓷片层层嵌入、相互衔接、有序穿插,直至完工。考虑到观赏性,对瓷片的打磨力求做到细腻精致,且剪粘排列时还要注意角度前倾问题。剪粘施工后为使装饰立体效果更强,会对瓷片衔接处进行描绘或晕染,强化过渡效果,同时也为细微残缺部分进行遮挡美化。今可见的剪粘装饰多为模制生产,较为呆板雷同,缺少灵动气息。



图3 剪粘装饰

Fig.3 Cutting and sticking decoration

四、营造意蕴

民间传统技艺作用于生活实践,探究其所蕴含的精神、道义、价值等思想,对于现代承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匠艺传承

按地域性可将闽南匠作划分为泉州派和漳州派,泉州木匠艺人居多,漳州土水师傅居多。^[9]如漳州张碧强师承泉州南安花云谈,泉州翔云镇梁明夏师承上辈,世代代匠艺相传,经过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摸索,最终融会贯通,使匠艺派系得以不断传承发展。

学徒学艺主要有“家业相传”“拜师学艺”两种方式。早期匠师不善于绘制图稿,多聘请画师来协助图稿绘制,留存的稿件在长期施作中不断丰富完善,逐步整理成册演化为口诀心法,不同派别的匠师皆遵循自身诀窍,口诀心法皆密不外传。为防止偷师学艺,同门匠人常以行话传递信息,不

同派系间行话表述差异极大,晦涩难懂。为使交流便利,也多使用简洁字词,如“花”代表建筑装饰上施以花点,“曲枝”表示彩绘上转笔技法,“手染”表示化晕技法,“软团”表示花草、吉祥纹样收头。熟练掌握行话是同门交流的基础,行话既是建造装饰设计内容的重要依据,也是民间匠人的心血结晶,在代代相传中成为后人遵循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匠人在建造装饰时并非全凭个人主观喜好决定,而是与屋主人对装饰题材进行协商,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进行施作。施作时匠师先请手工艺人、画师绘制初稿,然后以此为题材样本进行施作,最终从图稿题材的平面视图转为立体式的三维空间样式,在此过程中匠师练就出敏锐的读图、识图能力。匠作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不仅协力完成集体操作,而且构思巧妙的稿样与施作技艺得以流传,留存至今,经久不衰。

(二) 匠艺竞争

对场竞作,源于民间宗教活动仪式中法会蘸典的游艺竞场活动。^[10]以建筑中界线为界,各派进行施作竞技,双方在竞争与合作中共同完成建筑的营造,尤其是在剪粘、彩绘、石雕等建筑装饰上,更能看出对场竞作的营造优劣。经走访得知,财力雄厚的屋主会聘请两派工匠对民居进行建造,双方匠人各建一半进行“对场”竞作,又称“拼场作”,雨埂墙也在此期间完成。对场竞作的方式既激发匠人的积极性,又满足屋主炫富的心理,在短时间、低成本下求得最佳建筑装饰效果。

对场竞作有利于匠人钻研技法,在相互竞争借鉴中完善表现手法,创新民居建筑装饰。同宗不同师徒的对场竞作,虽相互竞争,但多以良性比拼为主,依靠手艺经验为主;但不同宗派的匠人则多带有成见、敌意,在建造时不惜重金、狂热建造,直至其中一方无力负担,最终一败涂地。后者致使对场竞作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门派之间相互结怨。但总体来说,大多数对场竞技重在相互观摩交流,借鉴吸收不同派别的经验做法来完善自身的建造装饰风格,这也多见于同派后期中。同派别初期,因门户之见需遵循各自技艺施作而没有出现融合创新,后在逐步发展中为适应不同需要而摒弃门户之见,在形式、手法上由最初的单一设计、题材单调走向多元丰富直至完善,从而促使匠艺传承不断衍化和丰富。如在雨埂墙的装饰上,题材虽相互对称,但在人物处理上却有明显差异,

尤其在形态上,左侧人物眼神的呆滞与右侧活灵活现形成鲜明对比,在服饰上也存在明显差距,从风格和尺寸上可推断出昔日匠人来自不同的派别。

(三)匠心营造

雨埂墙题材作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多蕴含于日常活动中,暗含着屋主的价值观念,传递了仁、义、学、行等行为规范,通过叙事性题材情节传递出完整的象征意义,是匠人匠心的表现,交互影响形成了朴素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雨埂墙题材内容以居民的现实寄托和理想为主,装饰内容反映生活气息,富有真实性,虽经过艺术化处理,但在造型神态上依旧能够一眼辨识。多种装饰表现手法,显示了匠人对生活经验的总结,是民间匠人造物思想的志趣所在。选取物象去繁化简,装饰简洁明了,在方寸之地满足视觉娱乐、发挥教育引导作用,将视觉审美上升至寓意丰富的表现高度。物以载道的雨埂墙装饰,承载着闽南先民的情感

寄托,成为展示传统闽南建筑装饰的组成部分,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巧妙意境。匠人精益求精的技法也为闽南民居建筑装饰增添了浓厚的观赏性、趣味性,无论灰塑、彩绘还是剪粘,都是民间匠人技艺经验的累积,在发展和求变中不断促进民间匠技的发展和传承。

五、结束语

闽南民居雨埂墙装饰的运用,不仅是地域性建筑装饰发展的产物,还是多元文化因素的体现,在代代相传中承袭前制,并不断创新发展。从建筑史学与民俗学、装饰艺术角度,对闽南雨埂墙装饰艺术进行探析,不失为一条探究闽南建筑装饰特征的路径。通过具体阐述雨埂墙的建造装饰特色,探析其在装饰艺术、审美意趣、匠人营造及风俗习惯等方面蕴含的闽南先民智慧和 cultural 价值,可对现存遗留的雨埂墙修缮研究提供更多参考。

参考文献:

- [1] 马云. 福州民居建筑挡水檐装饰艺术探析[J]. 装饰,2014(3):67-69.
- [2]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83.
- [3] 黄许桂,曾泮水. 平和县志[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150.
- [4] 夏洋. 国之重器[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122.
- [5] 黄仲昭,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 八闽通志:下[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365.
- [6] 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厦门志[M]. 鹭江出版社,1996:509.
- [7] 李建军. 福建山寨[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167.
- [8] 戴志坚. 闽台民居建筑的渊源与形态[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282.
- [9] 文化的传承,技术的移植:闽南与台湾民居建筑[J]. 政协天地,2006(6):23.
- [10] 李豫闽. 闽南与台湾地区民间工艺调查研究[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8.

(责任编辑:王圆圆)